

HUI LAI YUANLIANG ZHUANGHUDIE

MOAYE
ZHU
莫阿也 著

谁来原谅 庄蝴蝶

救赎女王

【莫阿也】

用柔美深情的文字
为你讲述
爱与宽容

任性、暴躁、彷徨、怨恨
无数的疼痛与迷茫背后
我分明听到成长的声音

苗苗谷不肯让一点瑕疵
爱也是一样
妈妈无法逾越沧海
我也是一样

就算伤痕累累
就算有疼痛和悲伤

我依然要拼尽全力

破茧成蝶 茁壮成长



出版
版社

谁来原谅 庄蝴蝶

莫阿也
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来原谅庄蝴蝶 / 莫阿也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493-1551-2

I. ①谁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8607 号

谁来原谅庄蝴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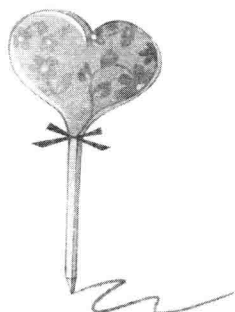
莫阿也 著

责任编辑	邱建国 陈启辉
美术编辑	杨 青
排版制作	邓娟娟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政编码	330046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编辑部电话	(0791)88523090
发行部电话	(0791)88517295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	8
字 数	240 千
版 次	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1551-2
定 价	1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2-102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

楔子 001

Chapter 01 十五岁,蝴蝶在翩翩起舞

- / 喜欢上一个人 004
- 2 一点小伤 013
- 3 可惜就是不喜欢 021

Chapter 02 东方红大剧院的传言

- / 安全 038
- 2 庄库卡做的事 046
- 3 我很想哭 053

Chapter 03 庄库卡,蝴蝶不是你的奴隶

- / 想知道妈妈的消息 062
- 2 我的生日 069
- 3 第一次逃课 078

Chapter 04 芭蕾舞台上,蝴蝶微笑谢幕

- / 康小国的妈妈死了 086
- 2 我的复仇 093
- 3 为什么不肯让我知道往事 103



Chapter 05 猜疑,在蝴蝶心里开出了花

- ／ 我不要的机会 112
- ㄥ 大胆地说出来 119
- ㄣ 比赛以失败告终 128



Chapter 06 我们都需要一个爸爸

- ／ 庄库卡爸爸回来了 138
- ㄥ 康小国的冲动 144
- ㄣ 妥协换来的豁免 152

Chapter 07 哪个女孩,愿意成为巫婆

- ／ 被流言攻击 170
- ㄥ 过往的一切 180
- ㄣ 抑郁症发作 189

Chapter 08 蝴蝶,折断了飞翔的翅膀

- ／ 艰难的抑郁症康复历程 196
- ㄥ 康小国出现 203
- ㄣ 妈妈的工作 2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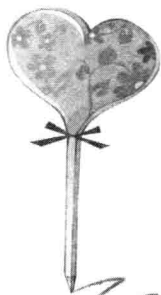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9 五岁,她点燃了红色大帷幕

- ／ 残酷的现实 230
- ㄥ 谁来原谅庄蝴蝶 236
- ㄣ 爱的回归 240



目录

CONTENTS



楔

子

我从前并不喜欢我的名字——庄蝴蝶。

除却母亲的姓氏，但就“蝴蝶”二字而言，我从前很不喜欢。

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，不光因为它是一种昆虫的名字，更重要的是母亲赋予了这名字舞蹈的内涵。她希望我像蝴蝶一样翩跹起舞，飞过她当年无法逾越的沧海。可正因为舞蹈，我错过了生活中许多美丽的事情，失去了大把的青春。

这是一个有关舞蹈、有关成长，有关爱的故事。这故事里有一个被烧成灰烬的大剧院，有一双闪着光芒的红舞鞋，有三个曾经亲如姐妹的舞蹈家，还有几个个性分明又本性善良的莽撞孩子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还有我和我的青葱岁月。

我努力在讲一个美丽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你一瞬间的感动。让你在合上书页的那一刻，原谅自己曾经的任性、暴躁、彷徨、怨恨。然后，宽容地爱你周围的一切。



Chapter 01

十五岁，蝴蝶在翩翩起舞

我抬头看看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那么黑，那么亮。就算没有强烈的阳光，我还是能看到他眼底的关切。

有句话说得很对：所有人都在关心我跳得好不好，只有康小国在问我跳得累不累。

我诚实地回答道：“嗯。”

“你喜欢跳舞吗？”这是在我十五岁的生命里，第一次有人问我是否喜欢芭蕾。



喜欢上一个人

我愿意把我十五岁以前的生命定义为一帆风顺，虽然这里面有很多足以让我流泪的东西。可是，和十五岁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来说，那些都可以忽略不计。

十五岁这一年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我总结自己的时候发现：那时候我又小又傻，表面安静，内心暴躁。在羞涩而浮躁的青春里，我无心地伤害了那么多人。

我叫庄蝴蝶，是一个十五岁的、扎着马尾辫的、清瘦白皙的女孩。我真的很瘦，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用石玉桐的话说“像个幽灵”。从我走路的样子，你就能知道我是受过训练的，我有舞蹈的功底。因为我走路的时候像一只猫，轻轻的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始终像踩在海绵上一样。

是的，我一直在学习芭蕾舞。从五岁起，长达十年之久。

你会愿意用十年的时光来做一件你喜欢的事，对吧？只要那是你喜欢的，十年，二十年，哪怕一百年，你都会愿意的。是吧？

那么，如果你不喜欢呢？

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说出来。因为，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喜欢芭蕾。没有人。



十五岁，在我年轻向上的生命里发生了很多事。第一件事就是：我喜欢上了康小国，而恰巧，他也喜欢我。

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，上过了早自习，我站在走廊里休息。在来来往往的同学中间，我看起来再平常不过。我愿意这样，我从来不想成为焦点。学校的大礼堂里，无数次，所有的灯光和目光都凝聚在我的身上，准确地说，是凝聚在我和庄库卡身上。他无限自豪，我却从来不想这样。所以，在舞蹈之外，我都愿意穿着肥大的校服，穿蓝色的帆布鞋。

我很喜欢石玉桐这个朋友，她胖乎乎的，直率、诚实。最主要的，她可以吃任何她想吃的东西，她知道学校附近所有特色的小吃。而且，她喜欢我。别人都说我清高孤傲，只有石玉桐觉得我是个瘦瘦的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死丫头。

我在走廊里放飞我的心事，石玉桐在几百个清一色校服的人中迅速识别出我的所在。她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又快速闪到我的侧面。

我被她晃了一下，转头左右寻找，终于在她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我慢慢展开笑容。

她故意为难：“哎呀，别冲我这么笑，我会被你迷死的！”

我却忍不住笑容更加灿烂。

“哎，我不是叫你不要穿校服的么，你怎么不听呢？”她一边批评一边过来拉我前面的拉链，“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女孩子要露出脖子，要露出锁骨，最好再露出来……”拉链被她继续往下拉，我忙去阻止她的胡闹。她左抵右挡，哗地一下把我校服上衣的拉链都拉开，我慌忙又拉上，心想还好自己穿了保守的吊带。然后我们一个追一个躲，在初秋的校园里描绘出特别欢乐的场面。

这是我难得的快乐时光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安静，特别安静。然后，我所有的时间都铺在了舞蹈上，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。训练，比赛，再训练，再比赛……

如果需要画一个路线图来描绘我生活的轨迹，那么非常简单：家—教室—练功房—家。而教室和练功房都在校园里，于是，这个轨迹更简单起

来，成为著名的“两点一线”。

那一天的打闹以我撞到了一个身体上作为结束，我慌忙地说了一声：“对不起。”然后抬头仰望这个人的时候，就看见了康小国。

我听到心里噼里啪啦的响声，我知道我爱情的小窗户敞开了，这个叫康小国的男孩子像长了小翅膀一样，飞了进来。

我其实认识康小国，已经认识了十年。其实，他就在我家对门；再其实，他就在隔壁教室。我仰望他的时候，发现他的个子已经这样高了，而且他那件格子上衣如此耀眼，让我有些眩晕。这眩晕的感觉是一种幸福的诉说：原来，你一直都在我身边啊！

康小国小时候很瘦，和我一样高，我们就住在对门，我们在幼儿园相识。他告诉给我很多事情：比如别惹那个胖子，他咬人；比如要大声背诵唐诗，这样老师才能先给我发饼干；比如上厕所的时候要站第一个，要不别人会把厕所弄脏……

这些事情特别小，小到整日忙于舞蹈，已经把它们全都忘记了。可是这些事情又很大，大到经过十年，我仰望他的时候立刻又想了起来。

我脸红了。

康小国也脸红了。

爱情就在我们羞红的脸上生根发芽并且盛开出灿烂的花朵。可是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一定不会追打石玉桐，一定不会让自己撞上康小国。我愿意循规蹈矩，过着从学校到练功房，从练功房再回到家的日子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这些我都愿意。

我的脸已经红透，我大步跳开，接着就撞到了另一个人身上。这个人，个子比康小国矮一些，也明显比康小国瘦一些。他是我的哥哥庄库卡。他把我一把拉到身后，狠狠地瞪着康小国，吼了一句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康小国没有理会他，问我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我头都没敢抬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没事。康小国好半天才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转身走掉了。

庄库卡还要追上去，我使劲拉住他，小声说：“哥，是我不小心撞到人家



的。”

庄库卡还是愤愤地：“那还差不多！好了，到点了。走吧，去训练。”

石玉桐对我吐了吐舌头，靠到我耳边说：“你都快成你哥的私有财产了。”然后石玉桐调皮地对庄库卡说，“库卡哥哥再见！库卡哥哥拜拜！”就哼着小曲回教室了。

庄库卡从来没把她的柔声细语当回事。他好像没把任何女生当回事。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那个叫蔚蓝的女孩喜欢我的哥哥。因为我不止一次地看到，在我们请假参加比赛的时候，观众席上都有蔚蓝的身影。她不是选手，不是评委，不是组织者，她只是请假出来的痴情观众之一，可能还是唯一。虽然她没有和我们打过招呼，但是我能确定她一双眼睛黏在庄库卡身上，拉都拉不下来。

走在路上，我笑嘻嘻地问：“哥，你发现没有，那个蔚蓝喜欢你。”

庄库卡瞪了我一眼：“你脑袋里整天都在想什么？”

我笑眯眯地赶紧走几步，靠近哥哥，问：“你没发现，她给我们当过好几次观众。她就是喜欢你，你没感觉出来？”

庄库卡拍了一下我的脑袋，说道：“我不喜欢她，行了吧！妈让我们参加国家芭蕾舞的选拔赛呢，你用心训练好了，别整天想这些没用的东西！还有，别总和那个石玉桐在一起。她天天勾搭你吃高热量的食物是吧？那个吃货！我告诉你，你吃胖了，我可举不动你。减肥可没那么容易。”

我故意哼着鼻子，说：“你都和妈妈一样啰嗦了！”

“都是为你好！”庄库卡边说边伸手就在我的脸上捏了一下。轻轻地，特别亲昵地捏了一下。

从前的日子里，我们身体相触，演绎无数缠绵的舞蹈，我对哥哥的触碰没有丝毫的避讳。可是今天突然不同，我猛地跳离他身边，大声地喊了一句“哥”，语气里包含了埋怨和不满，庄库卡听得出来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眼睛里神色瞬息万变，吃惊、迷惑、抱歉，也有不满。

庄库卡愣了好几秒，才转身赶路。我一直怔怔地站着，等他走了好久，才慢慢跟上去。一切的决裂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，一直决裂到我们

之间横着一道仇恨的鸿沟，就算长着翅膀也无法逾越。

那天的训练非常别扭，每次当我们接触到对方的身体时，我都会下意识躲闪，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陈静阿姨叫停好多次，她一次又一次喊道：“蝴蝶，你听音乐，你躲什么。再来一次！”

陈静阿姨是我们的舞蹈老师，也是妈妈的好朋友，她们曾经都是省内著名的芭蕾舞演员，现在都退役做了别的事。我们一直跟着陈静阿姨训练，在她的指导下，收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奖牌，摆满了家里客厅的陈列柜。

我知道我在躲，任何一个跳过舞的人都能看出来我动作上的异常。我就是躲。

我努力地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几个旋转之后，当我应该把身体交到庄库卡的手上时，我的余光透过玻璃，看到了窗外的一个身影。那身影让我一个激灵，刷地一下跳离开庄库卡的怀抱。

“停！”陈静阿姨愤怒地喊道。

我此刻十分迷茫，心里很乱。我们重新排练的时候，我的余光看到库卡的眼睛。他的眼睛正喷发出怒火，几乎要一寸一寸把我吞噬。我们配合了这么多年，我的出错不在少数，他从未埋怨过。我们是舞伴，就像眼睛和腿，协调一致才能大步前进。所以我们对于对方的出错造成的重复演练，从来都没有过怨言。可是这一次，庄库卡却异常愤怒。他甚至在揽过我的腰的时候，由于手劲过大把我的腰弄得生疼。

我承认，我不能从骨子里演绎舞蹈，因为我的心灵深处不深爱舞蹈，但是我与生俱来的气质弥补了这一缺陷。所以，从前的我，对舞蹈的演绎基本上可以征服评委和观众。可是此刻，当音乐停止，面对陈静阿姨的指责时，我脑子里一下子空白起来。我急忙把目光移开，不敢再看庄库卡。

那天的训练以庄库卡摔门而出作为结束。破天荒地，他第一次丢下我一个人先走。此前的十年间，他都和我并肩而行，一起回家。

陈静阿姨走近我，她问：“蝴蝶，你有心事，是吗？”

我忙摇摇头。我不敢说，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

“你有什么心思，可以告诉阿姨。”她一边脱下舞鞋，一边问，“你妈妈是

不是经常教育你芭蕾精神？”

我解开舞鞋的带子，马上点头。“芭蕾不容许半点瑕疵。”我说。

康静阿姨笑了笑，她摸了一下我的头发。我没有躲。

大步跳开，躲开庄库卡的抚摸，又一次次躲闪，避开庄库卡的触碰。这些迷茫后来我才慢慢知道，其实是我长大了，我一下子十五岁了，而且我喜欢上了一个男孩。于是这些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

我沮丧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落日的余晖让我昏昏然不知去处。当我转过街角的时候，才发觉身后有人跟随，我本能地害怕起来，不敢回头，大步跑起来。可是刚刚练过舞蹈的脚软绵绵的，踩在地上不踏实，竟然一下子摔倒了。

一只手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慌乱中，我大叫了一声。然后抬头看见了康小国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我很疑惑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他摸了一下鼻子，说：“我知道你在这练功，顺路过来看看。你伤到哪了没有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我挣扎着站起来，一用力才发现，我的脚踝有些疼。我禁不住“哎哟”一声，一只手撑地，另一只手摸着右腿。

“哪里疼，膝盖吗？脚吗？”他紧张地摸摸我的膝盖，又把手放在我的脚踝上。我再次“哎哟”一声，他确定是脚踝。他抬头看着我，哄我道：“我慢一点，你看看到底是哪里疼。”

康小国手上的动作很轻柔，让我感觉一切特别遥远，就像飘荡在空中。

好半天，我才从空中降落下来，着急着要回家了：“我没事了，我得走了。我得回家了，你别送我了。”我的话有些没经过大脑。

康小国笑了，看着我说：“我不送你了，那我去哪里？我家就住在你家对面，你想让我往反方向走吗？”

我被他问得脸又红起来，眨着眼睛不说话。康小国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把

我扶上车。我不知所措地望向窗外。

康小国有一句没一句地问：“你们排练，很辛苦的是吧？”

我抬头看看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那么黑，那么亮，就算没有强烈的阳光，我还是能看到他眼底的关切。

有句话说得很对：所有人都在关心我跳得好不好，只有康小国在问我跳得累不累。

我诚实地回答道：“嗯。”

“你喜欢跳舞吗？”这是在我十五岁的生命里，第一次有人问我是否喜欢芭蕾。

我直直地看着康小国，问：“我可以说实话吗？”

康小国笑了笑，说：“有什么必要说假话呢？我问你，你诚实地回答就好了，这又不是什么惊天秘密。”

我咽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小国，说实话，我不喜欢。”

康小国惊呆了：“不喜欢？不喜欢你还跳了这么多年？”

我躲开他的目光，说：“真的不喜欢。五岁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喜欢？妈妈把我们送去舞蹈室，我们就开始了训练，就是这样。妈妈说跳舞，我就跳舞；妈妈说比赛，我就比赛。一跳就是这么多年。如果说从身体到心灵的喜欢，那么我得说，我哥哥是这样的。我敢确定，他从骨子里就喜欢舞蹈。”

“不能不跳吗？如果你实在不喜欢的话，其实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啊！”

我摇摇头，像对自己说：“不能。我和哥哥是组合，你知道，要找一个能够一直坚持的舞伴有多么困难吗？我第一次参加芭蕾培训班的时候，班里至少有七八对组合，但是到现在只剩下我和庄库卡了。”

“……舞伴……”康小国咀嚼着这两个字，没再说话。

车子在小区的门口停下来，小区禁止出租车进入。康小国扶着我下了车，我们笑着向小区里走去。

一抬头，我看见了站在小区门口的庄库卡，我的哥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刻我一定要推开康小国的手，这只是下意识的行为。



康小国实在有些不明白我的举动。还没等他明白过来，庄库卡已经几步跑过来，在康小国没有提防的情况下，一把推开康小国。康小国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，而我却在突然失去搀扶下，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上。

康小国忙来扶我，口里大叫：“你干什么？你有毛病啊！”但是他刚扶住我的胳膊，庄库卡已经再一次推开他。

康小国站起来，咬着牙，问：“你干什么，你什么意思？蝴蝶脚扭伤了你知道吗！”

庄库卡听不进去他的话，吼道：“不用你管，你给我离蝴蝶远点。”

我连忙站起来，顾不上自己的脚伤，过去拉住气势汹汹的哥哥：“哥，我脚扭伤了，小国送我回来的。你干什么呀！”

庄库卡只是咬着牙，对康小国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康小国，离蝴蝶远点。”

康小国看到我那为难的样子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真莫名其妙！”然后就绕过我们，往自己家走去。

我很不满庄库卡的行为：“哥，你干什么？我回来的路上脚扭伤了，人家小国特地送我回来的，你冲人家发什么火呀？”

庄库卡完全没有理我的抱怨，而是质问我：“怎么那么巧你扭伤了他就碰上了？什么叫人家小国，我冲他发火怎么啦！”

这些话问得我哑口无言，我觉得哥哥质问得对，也不对。总之，我不想解释了，觉得很烦。于是，我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。

进门，踩电子秤，读数据，写在本子上。

这是我们家的传统，从五岁开始，我就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。对于每一次增减的斤两都小心翼翼。

庄美娟看见我从电子秤上走下来的样子，非常紧张：“怎么啦，蝴蝶？怎么啦？脚受伤了？”

我忍着痛，换了拖鞋，说：“妈，没事，就是扭了一下，不严重的。”

庄美娟停下手里的活计，从冰箱里拿了一袋冰出来：“快来，妈妈给敷一下，这怎么得了，马上就要开始选拔了，这还能训练吗？这到底怎么弄的呀？”

我瞥了一眼庄库卡，庄美娟数落他道：“库卡，你怎么不照顾点蝴蝶呢？是不是你动作没配合好，让蝴蝶扭伤了？”

庄库卡一甩头，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我忙解释：“不是，妈，不是哥哥的错，是我排练后去赶公交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脚扭了。没事，不太疼，你看，几乎都没肿起来。”

庄美娟小心地敷着，说：“练了这么多年了，这次可是一个大好机会。你们付出了这么多，可不能在关键的时候出错呀。”

我能理解妈妈的顾虑，我们的确付出了很多。

小时候，康小国在楼下画好了格子，按门铃来找我，我总是在排练。康小国把格子一遍一遍用粉笔描得很清楚。有时候赶上我们从练功房回来，康小国还会不断地诱惑：“蝴蝶，你看这个格子大吧？我还有新买的沙包，咱们一起玩跳格子啊！”可是我总是跟在哥哥的屁股后面，直接上楼，称体重，按摩脚，然后吃过饭，还得在家里再练习一组动作。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。

从小到大，很多学校的例行活动我们都不能参加，比如郊游与训练的时间冲突，那么训练为主。开始的时候，班主任老师还会给妈妈打电话，说说集体活动的重要性。时间长了，知道庄美娟总是强调训练的连续性，不能例外，学校的老师也就不再要求我们必须参加学校的活动了。

其实，我喜欢学习，我喜欢和同桌研究数学题怎么求解更简便，也喜欢和同学研究作文开头怎么写才吸引人。可是很多讨论，都不能有始有终，因为学习小组讨论的时候，很多很多次我都必须去训练了。于是，最后是我只能得到结论，不能享受思考的过程。于是，我和庄库卡的成绩都很一般。

我和庄库卡的朋友特别少。庄库卡几乎不和同学来往，他觉得那些同学太小儿科，都在讨论游戏怎么过关，对于他提出的关于舞蹈方面的话题没有一丝兴趣。久了，就没有谁愿意和他交流了。我还好一点，起码我有石玉桐这个朋友。我们两个利用各种能争取到的时光，在一起分享一些小女生的秘密，友谊还算稳定。

我也明白：现在除了舞蹈，我真正拥有的不多。如果我不能顺利晋级国